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伊豆的舞女

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





伊豆的舞女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 著

刘可欣 译

前言

川端康成(1899—1972),日本小说家,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

一八九九年,川端康成出生于大阪,父亲是一名医生,川端康成的命运十分坎坷,在他的幼年时期,父母先后去世,不久,抚养他的祖父母也离开了人间,年仅十六岁的他只得暂住在伯父家中。幼年的不幸生活反倒激发了川端康成的创作力,他决心在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中闯出一片天空。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大量阅读世界名著,一九二〇年,川端康成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,次年即转入国文系。同年,川端康成与今东光等人合创《新思潮》,并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——《扫魂祭一景》(一九二一年)自从蜚声文坛。一九二四年,大学毕业后的川端康成与人共同创办了《文艺时代》、《文学界》等杂志,并于一九二六年发表短篇小说《伊豆的舞女》,事业步入了辉煌期。先后曾任日本笔会会长、日本艺术院会员和国际笔会副会长,还曾获得过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(一九六八年),声名远振。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,其中不乏优秀之作,如创作集《情感的装饰》(一九二六年)、短篇小说《水晶幻想》(一九三一年)、《禽兽》(一九三三年)、中篇小说《山之音》(一九五四年)、《睡美人》(一九六一年)等。一九六八年,川端康成凭借《雪国》(一九三七年)、《千只鹤》(一九五一年)、《古都》(一九六二年),摘取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。

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,前期多描写纯真的感情,具有明显的“新兴艺术派”特点,中期渐转入深沉,而晚期则擅长描写变态的感情,带有颓废的色彩。《伊豆的舞女》是川

端康成早期的代表作，也是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，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作品情节简单，描述一名青年学生独自在伊豆旅游时邂逅一位年少舞女的故事，伊豆的青山秀水与少男少女间纯净的爱慕之情交织在一起，互相辉映，给了读者一份清新，也净化了读者的心灵，把他们带入一个空灵美好的唯美世界。

一九九八年五月

临近天城岭时，山道蜿蜒曲折起来。此时在山麓之间，白亮的暴雨已覆盖了茂盛的杉林，正飞快地向我卷来。

我当时有二十岁，高等学校^①的制帽戴在头上，穿的是藏青色的上衣和裙裤，缀有白色小碎花纹，一个学生用的书包挎在肩上。这是我独自一人在伊豆旅行的第四天。在修善寺温泉，我住了一夜，在汤岛温泉留宿了两天，随后便将高齿木屐一穿，爬到天城山上来了。秋色怡人，层峦叠嶂，那原始的森林与望之不见底的深谷叫人眼花缭乱。然而，我的心跳得很剧烈。我被一个愿望促使着，加快了步伐。大颗的雨滴在这时滴落在我身上。我跑步登上了这蜿蜒峻峭的山峰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一间位于天城岭北口的茶馆，喘了喘气后，便站在茶馆门前，纹丝不动了。我的确梦想成真了。那群巡回艺人正在此地稍作休息。

发现我呆立不动后，舞女立刻把自己的垫子翻了过来，又推到了旁边。

“唔……”回答了一声之后，我便坐在了坐垫上。“谢谢”这几个字在喉咙中打转，却讲不出口，这是因为爬坡爬得气紧，还有些慌乱。

在舞女的近旁，我和她对坐着，忙乱地将一支烟打袖子里掏出来。放在随行女子面前的烟灰碟被舞女推到我这里。我仍旧不发一语。

瞧上去，舞女仿佛十七岁吧。她梳的发式我不晓得名称，它既古典又奇怪。她那端庄的鹅蛋脸被这个发式映衬得越发精美小巧，均匀和谐。叫人觉得她同小说中的女孩的样子一模一样，

^① 高等学校：旧时的大学预科。

头发异常丰厚。在舞女一行人中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和两个女郎；还有一个男人，约摸二十五六岁，身上穿的和服外褂印着长冈温泉旅馆的字样。

迄今为止，我已见过舞女她们两次了。第一次，我在去汤岛的路上，在汤川桥附近邂逅了正去往修善寺的她们。那时是三位少女。这舞女拎鼓。我频频回首去瞧她们，心中漾起了旅兴。接着是次日晚上，在汤岛，她们去旅馆做表演。我在楼梯的中间坐下，全神贯注地欣赏门厅中那个舞女的舞姿。

……白日里，她们去修善寺，当天晚上到了汤岛，没准儿明日翻过天城岭向南，直到汤野温泉。肯定能在天城山那二十几公里的山道上赶上她们。我因此便胡思乱想着慌忙追了过来。我们因为躲雨邂逅在了茶馆中，我心里忐忑不安。

茶馆的老妇人随即便带我去另外一个房间。这间房没有安门和窗户，或许是搁置不用的。向下一瞥，幽静的山谷一望无底。我冻得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上下牙直打架，浑身哆嗦不已。我告诉把茶端进屋的老妇人：“太冷了！”

“呀！少爷周身湿透了。请过来暖和暖和，把衣服烤一下吧。”一说完，老妇人就牵上我的手，带我到她们的卧室里去。

这间房安有地炉，一股强烈的暖意，在拉门一开时便扑面而来。在门槛前，我犹豫不决。只见一个老人在炉前盘腿而坐。他十足像个淹死的人，遍身青肿。他疲倦地瞥了瞥我，瞳孔混浊，两只眼仿佛已然烂掉了。大堆旧的信件和纸袋将他团团围住。他被湮没在这堆旧纸中，这么讲也不为过吧。我盯着这山中的怪人，呆若木鸡，怎么瞧他也不像是活着的。

“这种有失体统的样子让你瞧在眼里……可是，不要害怕，他是我的丈夫。请忍耐一下吧，他形象丑怪，动也动不了了。”老妇人这般解释道。

照老妇人的说法，老人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了。他身旁这成堆的旧纸来自各个县，有能治中风的药方，还有邮购来的纸袋，里

面都是些治中风的药。据说,但凡能治中风的药方他都要弄到手,再依照它抓药,无论是来自翻过山峰的旅人之口,抑或是来自新闻广告。他并不扔弃一张信件和纸袋,把它们都围放在自己身旁,凝望它们,消磨时光。日积月累,这些无用的旧纸便难以计数了。

听了老妇人一席话,我默默无言,在地炉旁,我只有垂下了头。翻山越岭的汽车把屋子都震颤了。我陷入冥想之中:秋季依然如此寒冷,白雪会在不久后覆盖山峰,为什么这位老人不到山下去呢?一股蒸气由我的衣服上兴起,旺旺的炉火把我烤得昏昏沉沉。在铺面上,老妇人和做巡回表演的女艺人聊着闲天。

“唔,以前领过来的女孩儿都这么大了?挺漂亮的呢。你也比从前好了,漂亮多了,女孩儿就是变得快呢。”

还没过一个钟头,做巡回表演的艺人们拾掇停当,打算动身了,那响动传了过来。我坐卧难安了。然而,我没胆量站直身子,只徒留乱作一团的内心。我想道:究意她们还是女人呀,尽管她们长时间在外,行走惯了,就算她们先行个一二里,我一跑就会追上的。虽说仍在炉边,但我的心却万般焦急。可是,我反倒因为她们不在身边而倍感轻松了,我的思绪飘飞了。我问送别了她们后的老妇人:

“这群艺人今天夜里在哪里住呢?”

“谁晓得这帮人在哪里住宿,少爷。还说今天夜里呢,有什么一定的住处呀。什么地方有客人就去什么地方呗。”

老妇人的话语中所蕴藏的轻视的成分太多了,以至于我的阴暗念头都让她挑了起来:要是这么说的话,何不让那位舞女今夜来我的房间呢。

雨渐渐小了,山上亮了不少。老妇人再三劝阻我:“天空再有十分钟就会晴了,格外的娇艳呢。”但是,我是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了。

“老爷爷,爱惜身子哟,天就要冷了。”我发自内心地说完便

立起身来。老人呆若木鸡，黄浊的眼睛微微一动，轻轻颌首。

“少爷！少爷！”喊叫声中，老妇人赶了出来，“你给了这么多钱，我实在过意不去呀。的确是担当不起呢。”

她将我的书包一搂，不愿我拿走它。她说会一直送我去前面，我一再回绝，而她仍不同意。这样的话在她嘴中来回重复着，她在我后面小碎步跑着，跑了足有一町。

“没招待好，真是担当不起呢！我会使劲记住你。等你再经过时再表我的谢意吧。你下回可千万要来哟。”

她居然震惊到了如此地步，感动得以至于泪眼盈盈，我才给了她五角钱的银币呀。不过，我所想的只是赶快追上舞女。因为老妇人踉跄的脚步，我也走得艰难。末了，我们到达了山岭的隧道口。

“十分感谢。请回转吧，老爷爷独自在屋里呢。”我说罢，老妇人终于勉为其难地把书包松开了。

往漆黑一片的隧道中一走，水滴便淋漓地滴了下来，冷冰冰地。出口就在前方，那里有微小的光芒透过来，它通往南伊豆。

二

打隧道口起，山道一直向前伸展，一排漆成白色的围栏顺着崖边儿立了起来，仿佛一道闪电。山麓放眼望去像是人工造的，艺人们的丽影在那里若隐若现。我行了不到七百米便赶上了她们。不过，猛然间收住步子并不妥当，我只好超过了她们，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。那男子在二十米远的前方一个人走着，发现我后便顿住了脚步。

“您的步子真快……恰巧雨过天晴了。”

我心头为之一松，便与这男人同行。这个男人不住嘴地向我发问。发现我们攀谈上了之后，那群女人便匆忙赶向前来。

这个男人将一个大柳条包负在背上。那个四十岁的妇女的怀中则有条小狗。大些的女郎拎着包裹。另外的女郎则拿着柳条包。每个人都有大宗行李要拿。舞女的背上鼓和鼓架。渐渐地，四十来岁的妇女也和我攀谈上了。

“他是高中生哩。”女郎对舞女轻声细语。

我蓦然回首，舞女展开笑颜，说道：

“也许是呀。我晓得这些。学生们经常上岛的。”

她们来自大岛波浮港。春天，她们离开了岛在外流浪，天儿变冷了，打算在下田住上个十来天，因为没计划越冬，将会由伊东温泉回岛上去，她们这么讲。我听说是大岛后兴致更加勃发了。望着舞女乌黑的秀发，我打听大岛的种种情况。

“不少上学的人上这里游泳哩。”舞女告诉女伴。

“夏季吗？”我把头扭过来问。

舞女有些惊慌失措，轻声答道：“冬季也是……”

“冬季也是？……”

仍旧把目光投向女伴的舞女浅笑起来。

“还能在冬季里游呀？”我再度询问。

舞女脸泛红云，微微颌首，态度严肃。

“这个孩子，好傻呀。”四十来岁的女人笑起来。

要去汤野，得顺着河津川的山涧向下行，有十来公里路。山峰与天空的颜色在翻越了山头后显露出了南国的味道。我和那个男人不断地畅所欲言，亲亲热热。荻乘、梨本等小山村过了之后，眼前便显现了山下汤野那草搭的房顶。我果断地说会与他们同行去下田。这给了那个男人意外之喜。

四十来岁的妇女在走到汤野的小旅店前时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意思。那个男人就替我说道：

“他讲他会同我们一道走哩。”

她心不在焉地回答：“这可好了。‘出门靠朋友，行事靠帮衬’呢。就算我们是些个小人物，还可以让您开开心呢。请到里

面休息一下吧。”

女郎们全都若无其事地看着我。她们一言不发地凝视我，神情羞涩。

与他们一起，我爬上旅店的二楼，放置好了行囊。床铺和隔扇肮脏敝旧。舞女把茶水从楼下端了上来。一矣跪坐在我跟前，她便脸泛红霞，手一直在发抖，差一点儿茶杯便会从茶托上跌落了，她借此把它往床铺上一搁。茶水四溅，尽管茶杯并未跌落。她那害羞的妩媚神情一落入我的眼帘，我便目瞪口呆。

“呀，烦人呐。这孩子爱恋上了呢。看，看……”四十来岁的女人抛过来手巾，她的眉头因惊异而紧锁。拾起毛巾后，舞女擦着床铺，动作很不自然。

这出人意料的话语传入我的耳中，突然，我又想到了我自己。山顶上的老妇人撩起了我的情思，如今它戛然而止。

四十来岁的妇女这会儿凝神打量着我，冷不防说道：

“这学生身着藏青色、白色碎花纹的衣服，可算是玉树临风哟。”

她又一再向她旁边的女孩儿询问：“这件白色小碎花的衣服和民次那件别无二致呢。看，是吗，是相同的花式吧？”

她接着又告诉我：

“在家乡，我有个小孩在上学。你衣服的花色与我的孩子衣服上的白色小碎花别无二致，这会儿记起来了，藏青底、白色小碎花的布近来价格太高，我们没办法呀。”

“他在哪里读书？”

“他是普通小学的五年级生。”

“唔，是普通小学五年级生，在……”

“在甲府的学堂里。在大岛我是长住户，可家乡在山梨县的甲府。”

稍稍休息了一个钟头后，男人把我领进了另外一家温泉旅店。我以前还以为会和艺人们住在同一间旅店中呢。沿着大马

路下行，走了约摸一百米的碎石子路和石头台阶，我们从小河边、公共浴池附近的一座桥上穿过。温泉旅馆的屋宇就在桥的另一端。

当我在旅馆的浴室中洗浴时，那男人便走了进来。他年近二十四岁，老婆有过两次身孕，孩子却都死了，不是流产就是早产，他这样说道。开始，我把他当成了长冈人，他穿的和服短外褂上有长冈温泉的字样。看他的相貌与谈吐是个有学问的。不是怀着好奇心，就是他对卖艺的女郎青眼有加，他这才跟在后面，扛着行囊，我这样想到。

我淋浴之后便立刻吃午餐。从汤岛出发的时间是早上八点钟，此刻尚未到下午三点。

在院落里，男人在临别前举头凝视着我，和我搭了几句话。

“拿上好了，买几个柿子吃！不好意思了，要从二楼扔给你呢。”话音刚落，我就抛下了一小袋钱。男人婉拒着打算离开，可是纸袋子掉到了院子中，他回转身，拾起了它。

“这怎么成呢。”说罢，他将纸袋一扔，它掉到了茅草房顶上。我再度抛了下去。他便接受了。

一场骤雨在傍晚降临。高耸的山峦披上了白亮的外衣。远和近模糊难辨。眼瞅着前面的小溪浑黄起来，变为泥汤。水流的声响愈发大起来。雨势如此迅猛，或许舞女们不能表演了吧。虽说存着这种想法，我依旧惴惴不安，反复去浴室沐浴，屋子中一片阴暗。一个四四方方的窟窿被凿开在与隔壁共用的隔扇门上，一盏电灯挂在门边。这盏灯是两个屋合用的。

在远方，若隐若现的叮咚鼓声由大雨中传了过来。我打开挡雨板，差点儿弄烂了它，接着伸出了身体。鼓声到了近旁。我的脑袋忍受着风雨的袭击。为了得知鼓声来自何方，为何会传过来，我瞑目静听着。好一会儿，三弦琴的声音才传了过来。女人的惊叫、打闹时的欢声笑语夹杂在其间。我搞清楚了，被召到小旅馆对门饭店的艺人们正在酒席上做表演。两三个女声同三四

个男声依稀可辨，我希望她们在那里表演完毕后会来这里。可是瞧上去那场宴席气氛热烈，会持续个没完没了。在漆黑一团的夜空中，女人们的叫声尖利，仿佛闪电般地闪过。我的心情无法松弛，良久，我打开门户端坐不动，惆怅不已。鼓声一传入耳中，我的心情便为之一爽。

“呀，在酒席上，舞女仍在打鼓呢。”

我一等鼓声歇下来便难以忍耐。在雨声中，我如痴如醉。

没多久，一串凌乱的足音接连传了过来。他们在追逐打闹，抑或是围成圆圈、翩翩起舞？寂静随即便笼罩了一切。好像要穿过黑夜寻找到这静谧的内涵，我的双眸炯炯有神了。我心如乱麻，今晚，这舞女可会被人践踏？

把挡雨板关闭之后，我进了被窝，然而，我仍旧心痛难禁。我又去浴室中沐浴，在温泉中反复游着，心绪难平。雨住，月明。秋天的夜接受了雨的洗礼，光芒闪动，明媚异常。就算从浴室中出来、光着脚奔过去也是于事无补了，我揣想道。此时已是黎明两点左右了。

三

次日，男人在早上九点来钟又过来拜访我。我才起身，便请他与我同浴。南伊豆温润如春，纤尘不染，玲珑剔透，着实秀丽怡人。小溪水在浴室下方上溯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暖意扑面。我自己也感到昨晚的心烦意乱恍若梦中。我问男人：

“昨天晚上弄到很迟吧？”

“这么说，都听到了？”

“自然是听到了。”

“是些当地人。当地人随意妄为，挺无聊的。”

他假装若无其事。我一言不发。

“那帮家伙去了对面的温泉浴池……看，她像瞧见了咱们，笑上了呢。”

我按照他指点的方向瞧过去，河那面的公共浴池中烟雾蒸腾，隐约可见到七八个赤裸裸的身体。

忽然，从阴暗的浴池中率先奔出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，在更衣室的延伸处，她收住脚步比画着，仿佛要跃到河下面去。她不着寸缕，将两只胳膊一伸，嚷了几句。她便是舞女。赤裸的身体洁白如玉，两腿很长，像是一株小梧桐树挺立在那里。这一幕一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便如同有一股清流淌过。我用力喘喘气，不由地笑起来。她尚是少女呢。看到我们后，她满怀喜悦，在阳光下，她这样一丝不挂地跑动着，抬着脚把身子伸展开来。她尚是少女呢。我的快乐与激动加深了，再度笑逐颜开。脑海里一片空明，仿佛经过了荡涤。微笑一直在脸上流淌着。

舞女有头乌黑的浓发，我总把她当成了十七八岁的女郎。另外，她的打扮也像是个成熟的女人，我的想法全错了。

我和男人一块回到我的屋子。没过多久，女郎走入了旅店的院子，欣赏着菊圃。舞女在桥中央站着。从公共浴池步出来后，四十来岁的女人瞧见了她们二人。舞女把肩头佝偻着笑起来，瞧上去仿佛说的是：要被训斥了，是回去的时候了，随即她便快步回去了。走到桥头后，四十来岁的女人提高嗓门儿说：

“您来玩玩吧！”

“您来玩玩吧！”那女郎也这般说道。

女郎们全部返回了。可是那个男人依旧坐到了黄昏。

夜里，我同一个做纸张生意的商人下着围棋，突然，鼓声打旅店的院里传过来。我才打算立起身，不知什么人便嚷上了：

“是做巡回表演的艺人呢。”

“咳，那个呀，无聊得很呢。来，来，轮到你了。我这步在这儿。”纸商人戳点着棋盘说道。他执着的是输赢。可我漫不经心了。仿佛是艺人们要返回，在院落中，那男人大着喉咙叫：“晚

安！”

我到走廊上去招着手。在院落中，艺人们窃窃私语了一会儿便来到了大门前。在男人的背后，三个女郎对着走廊一个接一个地说着：“晚安。”然后把手放低行着礼，十足是艺妓的韵味。立刻，我的棋势大颓。

“无可奈何哟，我败了。”

“怎么败了。颓势在我这儿呢。随便一招都是好棋。”

纸商人将棋盘上的子一个接一个地点着数，对艺人们不屑一顾，更小心地玩了起来。将鼓和三弦琴收拾停妥并搁在屋子的角落里之后，女郎们在象棋盘上赛起了五子棋。原本我赢定了，此时却一败涂地。纸商人则反复地请求着我：“来呀，再玩一局，再玩一局好了。”

我一笑了之。纸商人不抱希望地站了起来。

“今天夜里还去哪儿做表演？”

“去是要去的，可是……”说罢，男人瞥着几个女郎。

“要不，今天夜里歇歇，我们大伙且热闹热闹。”

“好呀，这可真快活。”

“会不会被训斥？”

“有什么可训斥的？四处跑也无济于事，总之是没客人喽。”

她们就这样下上了五子棋，折腾到走的时候都十二点多了。

我在舞女走后倦意全无，头脑清晰异常，我来到走廊上，尝试着叫道：

“店主！店主！”

“嗯……”从屋子里跑出来个老人，年届花甲，精神矍铄，回应着我的召唤。

“今晚彻夜大战到天明吧。”

我也极富战斗精神了。

四

我们约好了，次日一早八点从汤野动身。把高中的制服帽放入了书包后，我戴上那打公共浴池边的小商店里买的便帽就去了街边的小旅店，二楼的门窗全敞开着。不经意间，我就来到了楼上，此时才发现，艺人们仍在铺上睡着。我手足无措地定在了走廊中。

在我脚边的那个铺上躺着舞女，她脸腾地红了，突然拿手蒙上了脸。她与另一位女郎共用一个铺。昨天晚上的浓脂艳粉还残留在她的面颊上，零星的红晕自她的嘴唇和眼角渗了出来。我迷醉在她这风情万种的睡态中，不能自己。她把身子翻转过来，仿佛太过耀眼似的，仍然以手掩面，从被窝中爬出，在走廊里坐下了。

“昨天夜里真是多谢了。”她说罢便施了个礼，神态娇媚。我呆立着，惊恐不安。

和那个男人共卧的是那位大些的女郎。这一幕映入眼帘前，我一点儿也不晓得他们是一对。

“不好意思了。今天夜里还有场酒宴，我们把行期又推后了一天，原本是计划着今天动身的。倘若您一定要在今天动身，那么，下田相会好了。找我们特别简单，我们已经预订了甲州屋旅店。”四十来岁的女人告诉我，在铺上欠着身子。

立刻，我有种遭人抛弃之感。

“能不能明日再动身？妈妈将行期推后一天，我并不晓得呀。有人搭个伴多好呢。明日一同上路吧。”

四十来岁的女人待男人说罢又添了一句：

“就这么说定了。确实很不好意思，您专门要和我们同行，我却擅自改行程了……可是，我们明天一定动身，无论有什么事儿

缠身。因为在路上，我们的小婴儿死去了，后天到‘七七’了，要在下田‘做七七’，早就计划好了的。因为要在这之前往下田赶，我们才这样行色匆匆的。或许，讲这个给您听不太妥当吧，可我们是有缘之人呢。也请您后日一同来行拜祭之礼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下了楼，也打算把行程延期。在脏乎乎的帐房中，我等着他们起床，和旅店中的人谈天说地。男人请我同去蹣跚蹣跚。往大路的南边一走就有座挺美观的桥。在桥栏杆旁倚着身子后，他讲到了他自己。他以前曾在东京新派剧^①剧团里干过，他这么讲。直到今天，传说这一剧派依旧不时在大岛演出。在他们的背囊中，刀鞘斜插出来，像条腿似的^②。时而在酒席上，他们也为宾客上演仿新派剧以供消遣。在柳条包里包着的，是戏服和生活器皿，如锅呀勺呀什么的。

“我误入歧途，终于走上末路。在甲府，我兄长把家产经营得有声有色。我对家里而言是没什么用了。”

“我还当你是来自长冈温泉的呢。”

“哦，那个女郎是我妻子，今年十九，比你小一岁。在路上，她早产生了二胎，没一个礼拜，孩子就夭折了。我妻子还没能完全调养好呢。那一个是我妻子的妈妈。舞女是我的妹子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，你有个妹妹都十四岁了？……”

“正是她。让妹妹做这个是我一直不情愿的事，但有不少实际困难。”

接着，他对我说，他名叫荣吉，妻子的名字叫千代子，妹妹叫做薰子。另外的女孩是十七岁的百合子，惟一的大岛人，他们雇用了她。荣吉情绪低落，一直阴沉着脸端详着河岸。

返回时，我们发现舞女已洗尽铅华，她在道边蹲下，抚弄着小狗的脑袋。我打算去自己的住处，就开口道：

① 新派剧：现代剧种。

② 刀鞘：新派剧道具，供武打时用。同时亦是新派剧武打戏的标志。

“过来玩呀。”

“唔，可是我自己……”

“和你的哥哥搭伴吧。”

“立刻到。”

荣吉不久便到了我住的旅店中。

“她们呢？”

“惟恐妈妈会责备她们，因此……”

可是，女郎们在我们摆五子棋时过了桥，一路爬上了二楼。她们同平素一样行万福，神情端庄，随即就一个接一个地在走廊上跪坐下来，犹豫不定。千代子率先立起身来。

“这间房属于我，请，请随意，请进来好了。”

艺人们戏耍了一个钟头左右，接着便去旅店的浴室沐浴。她们一次次地请我同去，我却找借口说稍停再去，因为三个少女也在其中。立刻，舞女独自爬上楼，将千代子的话转述过来：

“嫂嫂讲，要您快去，给您搓背呢。”

我和舞女下上了五子棋，没到浴室去。她是此中高手，实在令人惊异。荣吉和别的女郎在对抗赛中根本不能同我抗衡。我在五子棋上造诣不浅，寻常人难以敌我。我可以在与她对奕时尽情畅性，不用考虑容让的问题，真是心情愉快。只剩下我们二人在屋子中。开始，她和棋盘间隔很远，出子时必须将手臂拉长。慢慢地，她沉醉在棋盘中，忘情了。她的乌发快碰到我的胸膛上了，它柔美得不是真的。猛地，她脸泛红霞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得挨训了。”说罢，她将棋子一抛快步奔出门去。妈妈正在公共浴池前站着。千代子同百合子也从浴室中出来了，惊慌失措地飞奔回去，连二楼也没上。

这一天，由早至晚，荣吉都在我屋里悠闲地游荡。旅馆的店主夫人朴实又友好，她提醒我：请这种人的客可是浪费哟！

夜幕降临，我来到了小旅店。舞女恰好在跟随妈妈练习三弦。我一映入她眼帘，她便罢手了。妈妈唠叨着，她方才再度怀

抱起三弦琴。妈妈在演唱的声调有些许高亢时就说：

“告诉过你了，唱歌的时候别扯破了喉咙！但是你……”

荣吉被叫到对门饭店里去了，在三楼客厅中朗诵着什么，我在这里能看得见他。

“朗诵什么呢？”

“是那个……谣曲吧。”

“朗诵谣曲，环境也不合适呀。”

“他是个全才，他表演的是什麼，天才晓得呢。”

这会儿，隔扇被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拉开了，他呼唤着，让女郎们去吃饭。他做的是鸟生意，同样住在小旅馆的屋子里。舞女把筷子拿好，伙着百合子去隔壁的小屋子吃火锅。鸟商人等到她同百合子回这边屋子时，等在路上把舞女的肩拍了一下。妈妈那威严的脸一下子沉了下去，她说：

“嗨，不要动她呀！她还是个孩子呀！”

舞女一迭声地用叔叔来称呼鸟商人，求他朗诵《水户黄门漫游记》给她听。可是，还没朗诵一会儿，鸟商人就立起身来离开了。舞女觉得让我“给我继续朗诵”是件难为情的事儿，于是，仿佛想让妈妈请求我似的，她一味地央求起妈妈来。我拈起了评书集，心中怀着某种希望。果然，舞女轻柔地贴了过来。一俟我的朗诵开始，她马上伸过她的面颊，差一点就挨上我肩头了，神情端严，眼睛眨也不眨，那里面光芒闪动，目光射向我的前额，聚精会神。仿佛在求人给她朗诵时，她一向如此。适才，她的脸庞同鸟商人的也差一点贴上了。我不停地打量着她。她的双眸，是她整个人最为夺目之处，它妩媚动人，晶莹剔透，乌黑圆大。双眼皮的形状也娇美到了极点。笑逐颜开时，她美若鲜花。说她笑逐颜开时美若鲜花，真是名副其实。

不多会儿，饭店的女仆来接舞女了。把衣服穿妥后，舞女告诉我：

“我过不多时便回来，您再读给我听，请等我回来呀。”

接着来到走廊中，放下手行了礼：

“我去了。”

“你可别再开腔了！”妈妈嘱咐道。拎着鼓的舞女微微颌首。妈妈回过头来，端详着我讲道：

“如今她正是变嗓子的时候……”

在饭店的二楼，舞女端庄地坐好，打起了鼓。她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，仿佛我也在酒席上与她共坐。我的心被鼓声激荡着，愉快莫名。

“酒席上一有鼓声就显得融洽多了。”妈妈也瞧着那儿。

千代子同百合子也去了酒席上。

四个人一个钟头左右就返回了。

“就是这些了……”舞女将握在手中的五角银币递到妈妈手上时说道。我又把《水户黄门漫游记》朗诵了片刻。然后，她们聊起了在路上夭折的婴儿。她们说千代子的孩子肤色死白，根本无力哭叫。可他尽管如此，仍生存了一个礼拜呢。

我对她们既无窥探之心，亦无蔑视之意，我业已将她们是巡演艺人这件事抛诸脑后了。我的善意是她们不多见的，她们好像被深深地打动了。我不自觉地下了决心，要去她们在大岛的家。

“倘若是老爷爷的那间屋就可以了。那屋子地方大，让老爷爷搬走就可以了，安静着呢，随意住好了，温书也可以呀。”窃窃私语了几句后，他们告诉我，“我们有两间小屋子，山上的一间没人住。”

在元月里，她们打算在波浮港表演，还要请我搭把手呢，她们又说道。

我终于搞清楚了，并非如我开始所想，她们在巡回演出时过着艰难的生活，她们并不忧郁，在路上，她们怡然自得。血浓于水，他们是母女，是兄妹，他们的心因此紧紧相连。只是百合子受雇于她们，在我看来，她老是害羞，话也很少。

我夜半三更才从小旅店里走。女郎们出门送我。舞女帮我

把木屐放妥当了。从门内，她伸着脑袋凝望着一尘不染的夜空。

“呀，月亮……明天就能到下田，是件高兴事儿呀！得为小婴儿做‘七七’，求妈妈买把梳子给我，要做的东西多了。带我看场电影，成不成？”

从伊豆到相模的温泉，巡回演出艺人来回奔波，下田港是她们的歇脚之处。这个小村在旅途中很是让人感到亲切，一股惹人留恋的味道笼罩着它。

五

在爬天城山时就带着的行李，现在依旧负在艺人们的身上。在妈妈交叉的胳膊上放着前腿的小狗神情慵懒温柔。离开汤野后又来到了山里。山谷被海面上那早晨的阳光晒暖了。我们饱看了日出。河津川前面的河津海滨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

“那是大岛了。”

“瞧上去好广大呢。您可得来哟。”舞女对我讲。

秋季的天空碧蓝如洗，烟雾在海平线上缭绕着，仿佛春季又来。这里到下田还有二十来公里的路。大海在某一截路上隐约地显现了。千代子不紧不慢地哼上了小曲。

她们问道：路上有条山间小路，路险却能省两公里左右的路，走捷径，抑或是走康庄大道？自然，我赞成抄近道。

在这条山间小道上铺了一层落叶，道路泥泞又险峻，难以行走。我疲惫不堪，索性不管不顾了。我愈行愈快，将手按着膝盖好用上力。人们眼见被我甩到了后面，惟有话语声从林中传来。舞女将衣裳下摆掀起，加快步伐追上了我。在我的背后，她同我拉开两米不到的距离行进着。这距离既不减小也不扩大。我回首和她搭上了话。她微微一笑，像是吓了一跳，收住腿答应着。我在舞女张口时等候她走上前来，可她仍旧裹足不前，她一定要

我抬足后，自己才动脚。小道蜿蜒曲折，愈加陡峭，我的步速倒提高了。在后面，舞女仍旧在两米开外一味地攀爬着。山峦沉默地挺立着。别的人已同我们拉开了很大距离，谈话声也几不可辨了。

“在东京哪里住呀？”

“不，我住在学校里。”

“我对东京也很熟稔，我在赏花的季节去跳过舞的……那时候小呢，如今对此一无记忆了。”

接着，舞女有一搭、没一搭地询问我：“令尊可在？”“您到甲府去过没有？”接着她又聊起了别的，什么要去下田看电影啦，什么小孩儿夭折了等等。

舞女在爬到山顶后，在干草丛里的条凳上安置好了鼓，用手巾抹着汗水。仿佛她是想将自己脚上的灰拍打干净，可是却冷不丁往我脚前一伏，为我把裙裤的下摆掸了掸。我忙不迭地退开了。舞女干脆躬下了腰，帮我把身上的灰拍打干净，她不自觉地跪了下去，接着，她放下了掀上去的衣裳下摆，告诉正上气不接下气的我：

“请坐呀！”

几只小鸟掠起在条凳之前。万籁俱寂，惟有鸟儿落在树梢上，枯叶被震得响个不停。

“干吗步子这么快？”

舞女热得难以忍耐。我用手指叩着鼓面，鼓声一起，鸟儿惊飞。

“唉，口渴极了。”

“我试着找些水。”

没多久，舞女从干枯的杂树丛中回来了，一无所获。

“你在大岛做些什么？”

忽然，在提到两三个小女孩之后，舞女滔滔不绝起来。我不知所以然。仿佛她谈到的不是大岛而是甲府。仿佛她谈到的事，

是关于她普通小学二级前的小学同学的。海阔天空地聊，令人迷惑。

三个青年在十来分钟后也爬到了山顶上。又等了十分钟，妈妈才上来了。

我和荣吉下山时故意落在了后面，悠闲地攀谈，同时前行着。才走了两百米开外，舞女便由下而上地奔了过来。

“底下有山泉呐。拜托快一些吧，我们正候着你呢。”

我听说了山泉便加快了步伐。在碧林掩映的山石缝中，涓涓细流轻快地流淌，一望见底。姑娘们在山泉的四周围着。

“请，您先请好了。手一进去就会弄脏了水。跟在女人身后喝水是不洁的。”妈妈说。

我伸出手，掬起清澈的山泉啜了一会儿。女郎们对这里依依不舍，久久不忍离去。她们将手巾拧干了抹汗。

下山后便来到了下田的街道上，有几股烧炭时冒出的青烟映入我们的眼帘。在道边的木料堆上，我们小憩了片刻。在道边，舞女蹲了下来，把狮子狗的鬃毛用她那粉色的梳子梳着。

“这么干的话，梳子的齿就会折了！”妈妈训斥着。

“没什么。在下田再买一把好了。”

我在汤野时便想求她把梳子给我，这是她插在留海儿上的。我因为她用它去梳狗毛而郁郁不乐了。

不少捆短竹子摆放在道路对面，发现这种景象后，我和荣吉便商议着：这种短竹子正好当拐杖，说罢便率先站了起来。舞女追过来时拎了一根粗大的竹子，比她自己还高。

“你拿它干吗？”听到荣吉问她，舞女便有些惊慌失措地将竹子往我面前一伸。

“让您做拐杖呀。我挑了这一根可是顶粗的了。”

“这不成呀。你选粗的，别人立刻会知道遭了窃。倘若人家晓得了该有多难为情。把这放回去！”

跑回到短竹捆的摆放处之后，舞女随即返回。她这次帮我挑

了一根粗如中指的竹子。她的身体左右摇摆，差一点儿就在田埂上摔一跤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等着另外几个女人。

我与荣吉始终走在距她们十来米远的前方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，就是拔掉那颗牙，换上金牙喽？”蓦地，舞女的语声传了过来。回首时我发现，舞女同千代子并排着走，在她们身后不远处的是同样前行着的妈妈和百合子。她们对我的回首仿佛一无所知，千代子说道：

“话是这么讲喽，不如你就对他明说好了，行吗？”

她们的话题大概是我。或许舞女谈到要安金牙，那是因为千代子认为我有一口参差不齐的牙。我不会因此郁郁不乐，她们只是对我品头论足罢了。因为我们之间已经很融洽，我也就没有花心思去听。她们又悄声细语了一番，然后，舞女的声音传入我耳中：

“他为人好呢。”

“没错呀，人倒是真好呢。”

“的确是不错的人，好就是好喽。”

这余音袅袅的话语朴实而且直率。这话是在吐露纯真的情怀。我自己也单纯地认为，我的确是不错的人呢。我心情轻松地凝视着色彩明朗的山峦。眼眸有些许酸涩。我已年满二十，孤僻的性格折磨着我，对此我一再地进行苛刻的自责。我游览到了伊豆，只是因为对那叫人憋闷的郁郁不乐，我已忍无可忍了。所以，当有人用社会上的惯常眼光来断定我是不错的时候，我感动莫名。山峰愈加明晰，下田海滨近在眼前。我将那根竹子舞动起来，许多秋毫遭我一斩而断。

路边的每一个村子口上，都有一个牌子立着：

“叫花子、巡回演出艺人不得入内！”

六

在下田的北口不远，就是那“甲州屋”小旅店了。随着艺人们，我爬上了二楼，仿佛爬上了最高一层。没有天顶，窗子开在街边。在窗台上坐下后，我的头差点顶到了屋顶。

“肩疼不疼呢？”

“手疼不疼呢？”

妈妈不厌其烦地询问着舞女。

舞女潇洒地比画着，仿佛是在打鼓。

“不疼。能打鼓，还可以再打呢。”

“那还好呀。”

我企图拎起鼓来。

“哟，很沉呢。”

“沉得出乎您意料吧。比您的书包要更沉些呢。”舞女乐了。

对着同一间旅舍的客人们，艺人们热烈地问候着。大家都是走南闯北献艺的。下田港是流浪者的巢穴呢。店家的孩子奔到屋子里来了，舞女递给他铜板。舞女等我想从“甲州屋”离去时先来到门前，为我将木屐放正后便悄声说着，仿佛是自说自话：

“请领着我看电影去吧。”

寻到了个闲汉似的男子后，我与荣吉由他领着走了段路，来到一间旅馆，这老板听说是以前的镇长。我和荣吉洗过澡后就一同用午餐，菜里的鱼是才捕到的。

“明天就要拜祭了，拿上吧，买上把供在灵前的花吧。”说罢，我给了荣吉一小袋钱，叫他带走，钱并不多。我的旅行费已所剩无己了，明天清晨，我只能搭船回东京了。我告诉艺人们，学校里有些情况，她们也就不能勉为其难地留我了。

吃晚餐时，午饭刚用过不到三个钟头。我独自过桥朝着下田

的北方去了，爬上下田的富士山，远望海湾如画。归来时，我经过“甲州屋”时发现艺人们正在吃鸡素烧。

“不如您也来吃一口罢？虽然女人先落筷子是不洁的，可也能让您今后有个可笑的往事值得回想呢。”话音刚落，妈妈就将碗和筷子由行囊中取出交予百合子，要她洗好了再端上来。

明天就是婴儿的“七七”之日了，就算只晚走一天，也是件好事嘛。她们再三要说服我。但是，我回绝了，仍旧借着学校来打掩护。妈妈反复地叮嘱着：

“这么着，到寒假时，我们去船上接您去，请您预先告知我们时间呀。我们会一直侯着您。大家会去船上接您的，您可不要到旅店里住了。”

只有千代子与百合子留在了屋中，我请她们看电影去，千代子以手掩腹，向我示意：

“我身子骨不好，撑不住了，赶了这么久的路了呢。”

她面色惨白，几乎已脱力了。百合子垂着脑袋，神态拘谨。在楼底下，舞女正在和店家的孩子玩耍，她发现我便恳求妈妈，以便能去看电影。可是她又过来了，失望写在她的脸庞上，她魂不守舍地为我将木屐放好。

“有什么呢，叫他领她去吧？”荣吉添上了一句。仿佛妈妈并不同意。领她一个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快要走出大门口时，舞女将小狗的脑袋揉弄着。看上去，她冷淡得要命，我失去了对她开口说话的勇气，似乎她也不敢仰头端详我了。

我独自一人去看电影。在煤油灯旁，女讲解员念着说明书。接着，我离开那儿，径直回了旅店。在窗台上，我撑着臂肘，远远凝视夜里的街道，良久良久。这街道湮没于夜中。我感到有鼓声几不可闻地由远处一路响了过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泪水滑落了下来。

七

出发的那一日，黎明七时，荣吉在我吃早餐时在路上唤着我。他身着黑色的外褂，上有家徽，仿佛是因为打算送我，他才穿上了这套礼服。女郎们的倩影已消逝了。我的心中不禁腾起股铭心刻骨的孤寂，荣吉进了我的屋子后说：

“原本，我们是打算一同来告别的，但是今天早上起不了身了，昨天夜里很晚才入睡的呢，她们叫我致以歉意。她们讲，期待着您到冬天时来呢。必须要来哟。”

清晨，阴冷的秋风扫过街道。在路途中，荣吉买了四盒“敷岛牌”香烟、柿子以及“熏牌”清凉油给我。

“我妹妹的名字叫熏子呢。”他同我说，笑容可掬，“上船时不宜于吃桔子。柿子倒可以，能治晕船的。”

“送给你这个好了。”

我将便帽摘下，往荣吉脑袋上一戴。我把学生制帽由书包中掏出，压平了它的褶子。我们都绽开了笑颜。

舞女在岸边蹲伏的身影在临近码头时蓦地凸现眼前。她在我们来到她跟前时纹丝不动，一味垂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我的情怀悸动得愈加强烈了，因为她仍是昨夜的形容，上着妆。她的俏脸借着眼畔的脂粉，平添了不少纯真和端庄，好像她在发怒呢。荣吉问道：

“别的人来了没有？”

舞女摇晃着脑袋。

“她们还在睡？”

舞女颌首。

荣吉去买船票和舢板票了，我找到了机会，努力和她搭讪起来，可是她总是一言不发地凝视运河的入海口，脑袋耷拉着。她

总是不等我说完一句话就不停地点着头。

一个男人在此时过来了，仿佛是个建筑工人呢：

“老太太，这个人正好哩。”

“学生娃，到东京去的是不是？我们托您一件事，请带这老太太同去东京，我们对您信得过，好吗？这位老太太很惨呐。以前，她的儿子在莲台寺银矿里当矿工，这回，儿子和儿媳都因为患流感死去了。只有这三个年纪小小的孙子了。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因此合计要她回家乡去。她的家乡是水户。老太太对一切都糊里糊涂的，您到灵岸岛后，将她送上往上野去的电车，就这些了。让您多了个负担。我们这里先表敬意了。求您了。嗯，她如今的景况，就是您瞧见也会心酸的吧。”

老太太站在地上，神志不清，一个奶娃娃负在她背上。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姑娘，年纪小的三岁左右，年长的也只有五岁。包裹脏兮兮的，塞了大饭团和咸梅。五六个矿工正对老太太好言相劝。我一口应允，保证照顾她。

“只好托给您了。”

“太谢谢了，原本送她们去水户的该是我们，但是没奈何了。”矿工们一致向我表示着谢意。

舢板用力倾斜个不停。舞女的嘴仍旧牢牢闭着，她盯着某处。我握着绳梯再度回首，舞女打算同我道别，然而，那话语在喉咙里打转，就是无法出口，接着，她颇有深意地颌首。舢板向回返了。荣吉扬起我才赠予他的那顶便帽挥舞个不停。舞女到船启航后才将她掌中那白色的物什摇动起来。

轮船开出了下田的海，凭栏远眺，那海上的大岛直到船开过伊豆半岛的南部才慢慢隐去，我聚精会神地瞧着。好像与舞女的分开是久远之前的事了。老太太如何了？往船舱中凝视过去，我发现她身边挤满了努力劝慰她的人们。我安心了，便进了隔壁舱中。相模湾风卷浪涌。人坐下后不免要东倒西歪。船员把小金

属盆^①挨着个儿发下来。我倒了下去，书包权充枕头。头脑一片混沌，不知此时为何时。书包上满是跌落的泪珠。脸蛋冰凉，只能翻转了书包。在我身边躺了个少年人。他要去东京，为入学做准备，他是河津一位工厂主的儿子。发现我戴的是高中制帽后，他对我很是友善。我们搭讪着，他便说：

“你刚刚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吧？”

“不是，刚才，我与她分开了。”

我坦诚以告。我不以为然，哪怕我哭泣的样子落入旁人眼里呢。我心无旁骛，只求在悠然自得中悄然睡去。

海面在何时暗了下去呢，我不清楚。网代和热海的灯影闪烁。我的身体凉飕飕的，有些饥饿的感觉了。少年将竹叶包揭开，把吃的递给我。我一把抓起寿司，大口嚼着，浑然忘记了这吃食是旁人的。吃完后便躺进了那少年人的斗篷，一份甜美却又嫌空荡荡的感觉在心头升起，我自然而然地领受旁人的好意，不管这好意有多殷切。明天一早，我会领老太太去上野站，为她把去往水户的票买好，这同样是自然而然的呢。在我的心中，天地万物合而为一。

船舱中，煤油灯熄了。船上的生鱼和海潮的气息愈发强烈。少年人在暗夜里用他的身体供给我热量。我一任泪水奔流。仿佛我的脑海孕满清泉，正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。最终，一切统归于零，那时，我感到了怡然。

（一九二六年）

① 小金属盆：供给晕船者承接呕吐物。